

晉書

三十二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
 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
 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置從事中郎
 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
 崔濟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主陽並領門官祭酒專明胡人辭訟
 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
 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
 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
 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
 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
 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
 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

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
 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
 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
 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
 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
 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劭率騎繼之劭
 達東平龕疑劭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
 劭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材
 僵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
 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入俗之舞為金根大
 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遣
 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
 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
 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其嚴諱胡尤

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奴謂宮門小執法馮者謂曰夫人君為
今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邪
者謂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御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
胡人正自難與言如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記候部掘咄咄於岍北大破
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碩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
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
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
一州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
積將皇天欲孤繕脩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
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二男一女武推
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
一口穀二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
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襯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
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

晉書載記五

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
諸屯結皆陷于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
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
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置守冢冢二家冀逖
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脩
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之自
是充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替建德殿并木斜縮斬于
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負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
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
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淮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
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
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
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千襄國列之

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道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
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
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
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
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
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
謔引陽辭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
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方歲之後見靈當歸之其復之二世勒以
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
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
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采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
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
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
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

今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
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
隆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
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
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客日百餘
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
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无幾以遐為右長史
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
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
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
有關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
四萬討曹疑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
廣固東萊太守劉邑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
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疑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

三萬季龍將盡殺疑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
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
陷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剋進寇襄城俘獲
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
弊壞大譙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
道資財蕩盡勤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
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御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
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
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
季考諸季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
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
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譙曰此當失何得遂成天下
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
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劉曜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

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
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
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循者賜爵五
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
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
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
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
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
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
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
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
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
西夷中郎將王騰龍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以并州叛于勒
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

攻王騰于并州斬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寇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畧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二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遣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汝南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覽將軍張閻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

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權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

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
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
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
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
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
禍之收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
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挑豹等各統
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
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塌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
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
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拍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
詭道兼路出于鞏堽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
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

晉載記五

六

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
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
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
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
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
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
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
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
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謹言也季龍剋上邽
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
羌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
物于勒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
萃宜時革徽號以答軋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
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

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主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為大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主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彤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

晉載記五

七

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負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負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勒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勒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遠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勒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与拑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采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緒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

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宣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蜀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中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

晉書載記五

八

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勒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劭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成襄陽至是劭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雷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平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劭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况羣神犯憾而不怒動之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已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晉載記五

九

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宜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怏怏不悅郭劭南掠江西晉南中即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劭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劭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薊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薊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

于鄴命郡国立李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大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内外羣百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嚙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主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焚惑入日卯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士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

晉書載記五

十

寶無內哭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皇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

尊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權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効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

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覓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音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因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

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遂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畧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夏安頌左僕射尚書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刻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多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

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沙瑣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灃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泐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武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

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擣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
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
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敷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
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自論此也
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粲持
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君等曰不堪篡承大
統顧斬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
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
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等曠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
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
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
進規謀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
勳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龍冠當時而謙虛恭
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
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
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
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
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
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荀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決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矯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或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作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甚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動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拍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刻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貫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至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憂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彤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絜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

之分嬰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卽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遼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愷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於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遼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遼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異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

晉記六

二

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即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弼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輶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措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舉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

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音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湯爲龍騰冠以終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綽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鏤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

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荀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遷人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百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而然非所望也其亟上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爾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邃自揔百揆之後荒酒淫色

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
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左有姿色
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
失度遂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
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
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
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
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
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
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祭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
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
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

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
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
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
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
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謀謝樂子
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
左右丞相龍謀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
楊頭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
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龍幽州刺史李孟退
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
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將步騎十萬為前
鋒以伐段遼季龍眾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
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季龍支雄
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

劉君羊盧謀司馬雀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一作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比日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申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戍蹋頓城

五

五

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謹言佐朕不逮而歸咎无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變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田歸率眾戍長安二歸生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无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二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譙怒方食吐舖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国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国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斤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襲為

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襲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上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和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和城敗晉將毛寶于和西死者萬餘人襲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其家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成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冊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乳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

繩池二台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比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且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具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死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龍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懷弱徵還賜徵士卒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甲第先是季龍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留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挑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誅

戎裔宜書其言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大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渾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私馬匿者要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異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與私利百姓失業士室而士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員立人李弘國叢心之怨自言姓

名應識遂連結姦黨寧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敗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諷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具贊萬無所慮然百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扁鵲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勳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撝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蕤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興

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
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
窘羸羸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
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
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
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
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百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祇怪尤
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
流出長十餘步廣三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
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
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
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
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
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謨崔約等十餘人與

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
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
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
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遷
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能注穀梁春秋
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
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
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
餘人建元初季龍鄉良羣臣于大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
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
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
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
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

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焚惑守房趙攬承宣自言於季龍曰昂者趙之分也焚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楷矢之愆要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焚惑之變尋敗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居臨萬邦夕惕軋軋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害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將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旋弭鄭鄉厲道氛祲自

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君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方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毀觀莫不傾壞獸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土匠而止作焉命一作着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蒞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聞政致敗躬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甚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豐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玠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玠戲之曰溺中則愈玠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玠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玠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

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璽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
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璽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
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璽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
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躰重不
能跨輦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
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刻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棗
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
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
家海岱河濟間人无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
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
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
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百務於美淑奪人婦者
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

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摠會鄴宮季龍臨軒簡弟諸女大悅封使者
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
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
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
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
孰錦袴金銀鑲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
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
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
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
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
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
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
截脛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
陽何為者哉盤子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

千乘養獸万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
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
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
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強
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載記第六

晉書百六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堦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亘苦役平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十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立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厭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在所陳列行宮四面各一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

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宜與嬖妲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
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
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宜弓馬
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
靡有子遺李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宜素惡韜寵
是行也嫉之彌甚官者趙生得幸于宜而無寵于韜微勸宜除之於
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二千
餘級抱罕護軍李達率眾七千降于李龍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韜
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宜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
韜怒增之十丈宜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勦逆敢違
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
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
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西時貫日日沒後
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于時乃滅韜素解天文

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
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
久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
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宜使楊杯牟成趙
生等緣彌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宜奏之李龍哀慟氣絕
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
生非常不可以出李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宜乘素車從人臨
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
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李龍疑宜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
言其母哀過危憊宜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
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
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
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一作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
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李龍馳使

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
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額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
羹美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
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
親官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
其額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
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
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
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
人官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漆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
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
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
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

音記二

三

亦殺之季龍追其妾色復納者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
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
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
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
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
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腸穢惡
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
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
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
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社蝦謂之曰煩卿
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蝦為少傅季龍時
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寧百官

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輅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竄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龜茲其沛郡始平人馬勛起兵於

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鼎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閭龍騰將軍中郎一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且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

死俄而杰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
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
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
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
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
事司隸校尉為已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
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
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
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愆惑為張豺所誤今上自相持未下
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直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
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
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
之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
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

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託之于將軍將
軍何以匡濟邪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
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
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
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
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
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
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
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
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
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
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
太如于血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湯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
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

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万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帥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達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辟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辟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苑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旣爲都督揔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負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鳥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官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二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

書夏子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置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琅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土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眾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開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位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无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万人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皇多鬚頰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季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抚軍石琨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方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抚軍張沉屯塗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陽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合龍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眾各數万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眾奔于苻洪石琨及張季王朗率眾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

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賊密遣官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郡官者以告閔。農聞，馳還廢賊，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鹽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季龍十二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鹽，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

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赫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右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大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鹽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二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直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眾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琅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豚于陰安鄉，盡俘其眾，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且

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
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
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
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
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
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
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
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
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
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
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
請率諸將爲陛下威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
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
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
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
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紘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
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
司冀大飢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
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
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二諸夏紛亂無復農者
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
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
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攻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
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
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君胡
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二萬餘級顯
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
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子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

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
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
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
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
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淮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
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
難丁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
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東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
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
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帥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
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
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
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
鐵鑊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
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
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
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
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
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廟遣慕
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
新興鄴中飢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
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
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爾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
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爾壘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
未敢送也須得爾壘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爾壘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
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爾壘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
懷壘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

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
熊司隸校尉籍熙中書令李坦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
僕射張軋右僕射郎肅自殺雋送閔既至龍城斬于渴陁山山左右
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
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蚩茲雜種
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
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鏞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
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南識其為亂及惠皇失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度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
市淪脊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
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噬謨問發猛氣橫飛遠嗤
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
之促彘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枝奇

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羶裘龍冠帶釋介冑開府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
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
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慄
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甌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
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
猜嫌兄弟雠隙自相屠鎗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荐臻豐起於張
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首為父必
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殫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
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掩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
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
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
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
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
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
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社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龍冠
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
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
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
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帽遺
廆結髮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
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
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
眾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眾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
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
於其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
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
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
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
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
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
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
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大安
初宇文莫圭遣弟岳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
素延怒率眾十萬圍棘城眾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

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俱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胄馳
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卑
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
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
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
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
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其此乎豎子外以
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
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
伐之威救側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
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
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
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
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

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
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
虜將軍曾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
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揔一方而諸部猶怙眾稱兵未遵道化者蓋
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
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
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
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
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
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曾昌北
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
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弁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
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系以舊德清
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冑

東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以矣時平
州刺史東夷校尉崔苾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
赴之苾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国等謀滅虜以分其地
太皇初三国伐虜虜曰彼信崔苾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
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
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与苾
誦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国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
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国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字
文大言於衆曰崔苾昨有使至於二是二国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
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国雖歸吾當獨兼其国何用人為盡衆逼城
連營二十里虜簡銳士配甄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
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
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
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

裴疑送于建鄴崔苾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偽賀虜會三国使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
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国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
歸說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苾與數十騎棄家室奔
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
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
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
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置于並如
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国而
不脩備虜遣甄龍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
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甄距之以裴疑
為右部都督率素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
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国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
戶以歸成帝即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有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言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載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无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作流万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立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取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豨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

晉書

卷八

直討逆暴之羯擄命舊邦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一本作孫氏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

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

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

豫令魏朝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

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

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曷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

偽皆基凌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於全己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

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庖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

自恨絕域无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

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

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

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遠陳

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爲前幾并齊其東夷校尉封
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
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嶧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右黨構難
禍結京畿豐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
神悲悼幽明發憤音猥狃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
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擬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
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
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
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負能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
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沉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
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蕃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
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
極異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

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摠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異州
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認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
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俛
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負能載路羯賊求和執使迭之
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
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
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
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
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封府儀同三司謚曰
襄及僞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疑字文異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疑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
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爲玄菟太守疑
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

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疑首
定名分爲羣士啓行虜甚悅以疑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
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
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
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
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
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
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
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厚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
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
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
身爲國貪遠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羣僚曰裴長史
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
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
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
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
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怙乃依崔杼隨杼
如遼東杼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杼不從及杼奔敗瞻
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
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
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鄭清八表作勳
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夷戈
待且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自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
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
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
經學善天文廐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
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廐卒嗣位
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弋得龜為其別部逸且
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且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
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
並有寵於廐皝亦不平之及廐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
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
使東歸平敢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
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
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謂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
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

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
悉羅侯於平垆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
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
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眾氣銳難與爭鋒
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
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
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
歲成帝遣謁者徐孟問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
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廐故事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
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
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
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
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且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
來東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



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二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
孰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孰所擒殺仁而還
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
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
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孰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
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
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坨山
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
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雋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
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
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飢甚段遼
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與國與孰將慕容遵大戰於五
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孰任重位輕且稱燕王孰於是
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
騫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直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
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
后世子雋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孰以段遼屢為邊患遣
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撓衆而至孰率諸軍攻
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
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孰之不會師也進
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千
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孰降孰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
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
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
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
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孰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
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孰前軍帥
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

段遼謀叛，虢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虢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无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感豔妻，外安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臨見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日，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无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曠。陛下深敦胃陽

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卑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墮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揔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

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復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凱稱燕王其年凱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凱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凱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唯撫膺而已車還以白凱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凱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翼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凱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凱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五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凱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馬而遁凱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凱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凱諸將請戰凱不許渾以凱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凱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

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執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
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奔盡衆
距翰執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
之精銳盡在於此今若剋之歸則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晉易
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道漠北執
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
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
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執記室參軍封裕諫
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
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
官務盡勸課又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
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
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君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
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
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
煙飢寒流損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茲德以懷
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万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
十倍有餘人躬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
南摧疆趙東滅匈麗開境三千石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
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无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
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爾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
皆將壘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
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
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
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更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
則入於溝澮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旬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
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石垂十萬狹湊

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
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少負畜宜廣官司
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
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歟下降覽古今
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糞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
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无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
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
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
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
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
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日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
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二
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負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

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
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旣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
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
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法庸屬屬
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
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
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漑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
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
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除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負錄
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
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懲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
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
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謹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
龍山旣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一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自嬉翔解角

而去。黜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黜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成，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胥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王於幽州。三年，遣其世子雋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眾五萬餘口，以還。黜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冬，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翼陽、營丘等郡，以勸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來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黜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黜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雋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雋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邑，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射，臂力過人，鬼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

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簡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黜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黜躬自撻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奴心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黜，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乃散。既至，黜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黜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黜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

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煖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五霸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伴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臣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

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甄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甄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大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甄甄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甄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甄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甄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我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甄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